



Z H E X U E D A O L U N

哲学导论

庞学铨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哲学导论

庞学铨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导论 / 庞学铨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12
ISBN 7-308-04587-0

I. 哲... II. 庞...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3565 号

哲学导论

主编 庞学铨

责任编辑 李桂云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06 千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587-0/B·066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1)
一、哲学是如何产生的	(2)
二、哲学理解的历程	(6)
三、哲学之思	(18)
四、哲学的分类	(29)
第二章 形而上学	(34)
一、形而上学是什么	(35)
二、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37)
三、形而上学的超越问题	(41)
四、古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奠基	(47)
五、新旧形而上学的转折	(54)
六、实存哲学的兴起与现代形而上学批判	(59)
第三章 存在论	(67)
一、“存在论”概念	(68)
二、存在论的对象	(73)
三、存在论的基本任务	(85)
第四章 宗教哲学	(95)
一、什么是宗教哲学	(96)
二、宗教实在论信仰与非实在论信仰	(101)
三、宗教排外主义、包容主义和多元主义	(106)
四、从独白时代到对话时代	(113)
五、走向第二轴心时代的宗教哲学	(121)
第五章 知识学	(130)
一、知识学的任务和领域	(131)

二、古希腊知识学问题的提出	(134)
三、近代西方知识学体系的建立	(143)
四、现当代的知识学发展状况	(150)
第六章 美 学	(159)
一、游走在哲学和艺术之间的美学	(160)
二、康德的美学理念	(167)
三、庄子的纯粹审美经验	(173)
四、宗白华论中国美学的时空意识	(179)
五、境界与意境	(183)
第七章 自我意识论	(190)
一、自我意识及其结构	(191)
二、自我意识的发生发展	(194)
三、自我意识的作用	(196)
四、自我意识的负面效应	(202)
五、自我问题	(209)
第八章 伦理学	(224)
一、人生智慧之学	(224)
二、伦理学的理论类型	(235)
三、道德的哲学之思	(244)
第九章 历史哲学	(253)
一、历史哲学的缘起与变迁	(254)
二、历史的运动有规律吗	(260)
三、历史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	(271)
四、历史能被客观地认识吗	(277)
第十章 哲学的当代展望	(286)
一、哲学的后现代状况	(287)
二、哲学的当代出路	(297)
三、哲学的当代意义	(310)
后 记	(320)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内容提示

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既引人入胜又令人困惑。日常生活中充满哲学问题，哲学的产生却有其特殊的思想前提、精神条件和现实基础。人们通常把哲学理解为关于智慧的学问。哲学自产生以来，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对它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也都进行着对前人的超越，就在这种思想的追逐与超越中，哲学的自我理解从传统走向现代，哲学的丰富内涵向人们不断敞开。

哲学是关于人的存在方式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反思。它要求面向变化着的人的现实世界，而不能停留于那种与人完全脱离的本体世界，不能满足于抽象的永恒本质；哲学的反思也不只是纯理性意义上的抽象思考，而是一种超理性的追问，追问从现实的人和事物开始，又要求从现实出场的东西超越到在它背后未出场的东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无限的、变化的、非具体的，对这一对象的把握，既不能像常识那样用直接的朴素的观点，像神话那样用想像的拟人的方式，也不能像宗教那样借用神圣的形象，像艺术那样依靠审美的表现，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不能揭示它的丰富内涵。哲学之思是辩证思考，又是一种情感体验，充满诗意。

一、哲学是如何产生的

1. 哲学问题就在我们身边

一说到哲学，许多人就会提到或者会立即闪过一大堆抽象的概念，觉得云雾缭绕，这一个闪念，便一股脑儿把哲学当作过于玄奥晦涩的东西推到了远离我们自身的地方。实际上，哲学问题就存在于我们身边，哲学从现实问题中产生，即便是以某种理论形式出现，也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抽象而晦涩，使人敬而远之。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哲学问题。例如，我国先秦哲学家庄子就曾思考过同一问题：“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①这一问，便涉及到梦境和现实关系这个哲学问题；外出游玩，看到花丛中飞舞的蝴蝶，孩子往往会问：为什么这种蝴蝶好看，那种不好看？这一问，也问到了一个基本的美学问题：什么是美，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两个孩子都喜欢一件玩具，当大人要年龄较大的孩子将玩具让给另一个孩子时，他会感到很委屈而问：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呢，难道就因为他比我小吗？这一问，也已经触及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什么是公平、公正，一种行为或事件的善恶、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在与日常生活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或者抽象的领域，也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哲学问题。例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 11 岁时学习几何学，他对几何学必须建立在一些所谓不证自明的公理之上，感到非常失望，因为那些公理本身并没有加以证明。为此，他去问他的哥哥：甲和乙都相等于丙，那么，甲和乙是否相等？罗素的这一问，触及到

①《庄子·齐物论》。

②《宋史》卷四三四。

③《爱因斯坦文集》第 1 卷，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第 4 页。

了数学的基础这样的哲学问题。

无论名人或常人,也无论他们是在儿时或成年,都会碰见诸如此类令人不解的问题。所不同的是,成人或名人会对这些问题感到惊奇,加以思考和体验。那些从对这些问题感到惊奇而进行不断思考和体验的人,从幼年时那种惊奇的感受,上升为一种哲学智慧,成为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得好:惊奇是哲人的感受,哲学开始于惊奇。但并不是对所有惊奇问题的思考都可以叫做哲学的。如果停留于对一些局部的、个别的事物和现象的惊奇与思考,就还不能叫哲学,更不可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哲学所惊奇、思考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罗素说,提出普遍性问题就是哲学和科学的开始。而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它所思考的是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世界整体,是最广泛、最高层次的普遍性问题。这样的普遍性,并不像具体的感性事物那样可以看见、可以触摸,似乎远离现实生活,从这一点上说,哲学是抽象的。人们一谈起哲学,就总是在脑子里出现一种由抽象概念所组成的深奥玄虚的形象,其根本的原因也在此。但是,哲学思考的各类普遍性问题,如前所述的,实际上就在我们身边,渗透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即使如“人是什么?”“世界是从哪里来的?”这类最大、最高的普遍性,也与具体的、个别的人和物联系在一起,也源自对现实生活的惊奇,源自实践活动,因此,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哲学又是具体的、现实的。

那么,如何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出哲学,由对普遍性问题的惊奇而形成哲学?这便要说到哲学最初是怎样产生的问题了。

2. 哲学产生的精神条件

哲学是我们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时才产生的。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作为哲学产生的思想前提,原始的感性思维和原始宗教的世界观,对最初哲学的特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是:首先,刚从原始思维脱胎出来的最初哲学,它想摆脱原始思维那种感性具体,走向普遍抽象,又对具体和抽象、个别和一般之间的关

系感到困惑,因而自然带有感性具体和直观朴素的特征。其次,哲学和原始宗教、神话的世界观在思维方式上是不同的,哲学运用概念,讲究普遍,表现为以抽象思维为主要方式的理性形态,宗教则以拟人化为主要特点,呈现出以感性幻想为主要方式的神秘形态。但既然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形成和分离出来的,这便决定了它们在以后的发展中必然是既有差别又有关联,既彼此对立又相互影响。我们在研究哲学时,是不能忽视这种关系的。

上面所讲的思想前提,在古代世界的许多民族中都曾有过。在西方,与古希腊近邻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比希腊有更早的古老文明史,却没有能像古希腊那样从原始思维和原始宗教世界观中产生出真正的哲学来。这表明,哲学的产生还需要有别的条件。

亚里士多德曾经谈到哲学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大体说来有三点:

(1)对事物感到好奇、惊异:对事物感到困惑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为了摆脱无知,他们便爱智慧,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的目的。

(2)有“闲暇”: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都已具备时,那些不以生活需要和娱乐为目的的学术才首先被发现出来。

(3)爱智慧的人本身是“自由的”:人们寻求哲理知识,不是为了任何别的效用,我们把哲学作为惟一自由的学术加以探讨,因为只有它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①

无疑,惊奇是哲学产生的一个原因,闲暇使哲学思考有了时间上的保证,有了这两点还不能充分说明产生哲学思考的内在动力和原因。只有第三点即“自由”,才是产生哲学思考的内在动力。一般地说,这是因为,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就必定要在同神话和宗教世界观的对立中,在同人们的旧传统、旧习惯和各种迷信、偏见的斗争中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这就需要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们有一种自由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载《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1页。

的批判精神,有思维的自由。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但是指像古代雅典的自由公民所享有的人身的和思维的自由,更是指摆脱原始神话思维方式的“认识自由”,指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具体点说,在希腊神话里,自然事物都被拟人化了,自然和人格浑然不分。希腊哲学是从希腊神话世界观中分离独立出来而产生的,这种“分离独立”的主要表现就在于:摆脱神话那种拟人化的自然观,将自然万物作为独立于人的、在人以外的客观对象来考察。当人们这样来考察自然时,就把人和自然区分开来,就是从事物本身来解释事物了,这正是一种新的思维和认识方式的转变,这就是哲学的开始。

3. 哲学产生的现实基础

在古希腊的原始氏族部落中,人们除了自然的血缘关系外还没有别的社会关系,在那里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基本上是一回事,表现在人们的意识上,也就只能将人、社会和自然、自然物看作是同样的东西。希腊神话那种人和自然浑然不分的世界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原始氏族部落的人们对这种现实生活状态的反映。随着原始氏族制度的成熟,氏族的成员有了不同于公共财产的私人财产,不同于别人利益的个人利益,他们相互之间也就出现了不同于单纯血缘关系的新的社会联系。获得了私有财产的氏族成员,为了保护和进一步追求私有财产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推动了早期商品和货币的出现与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原始氏族制度的崩溃以及原始血缘关系的瓦解,那种新的社会联系也随着迅速扩大,终于能够同纯自然性的血缘关系清楚地区分开来,并最终代替血缘关系。这时候,人们也终于有可能认识到自己与自然物和动物的不同,认识到自己是生存在不同于原始人的自然状态和动物状态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便是古希腊人在走向文明的道路上所获得的“自由”。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古代埃及和巴比伦虽然也早已进入文明,但它们所走的道路却非常不同,保守与专制使它们的社会长期停滞不前,恰如深藏于金字塔中的木乃伊,自然就难以达到希腊人那种人身的、思维的和认识的自

由了。

现实生活中遮掩着人和自然关系的迷雾被驱散了，人们的意识也就能开始分别思考人和自然了。哲学终于从神话中脱胎而出。自然是什么，人又究竟是什么？提出问题的方式是新的，对问题的回答则是多样的，西方哲学从它的开始产生，就表现了追问普遍性的勇气，呈现出多样性的生动画面。

二、哲学理解的历程

1. “哲学”的传统含义

在汉语中，“哲”一般指聪明、智慧之意，因此通常人们把“哲学”理解为关于智慧的学问。不过，中国古典典籍中原来并没有“哲学”这个词，它最先是我国晚清的学者黄遵宪从日本介绍过来的，而日本对“哲学”一词的采用，则源自 19 世纪日本学者西周对发端于古代希腊的西方哲学思想的翻译。所以，我们也得从古希腊哲学入手，来讲“哲学”一词的含义。

我们称为“哲学”的这门学问，英语就叫 philosophy，这个词最初在古希腊人那里则是 philosophia，其词义是“爱智慧”。据有的学者考证，希腊人最先使用 philosophia 一词的是毕达戈拉。^① 按照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说法，philosophia 又源于形容词 philosophos，意思是“爱智慧的”，就像“爱银子的”、“爱荣誉的”一样，这个形容词是古希腊早期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所创造的。也就是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还没有 philosophia(哲学)一词，形容词“爱智慧的”所说的完全不同于形容词“哲学的”。^②

^① 基尔克和拉文：《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剑桥，1976 年版，第 29 页。

^② 参见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见《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版，第 594 页。

那么,philosophos(爱智慧的)是怎样转变为后来的 philosophia(哲学)?

海德格尔指出,赫拉克利特所讲的“爱智慧的”中的“爱”(philein)是指与“智慧”(sophon)相适应、相协调。协调意味着“一物与另一物相互结合起来,因其相互依赖而原始地相互结合起来——这种协调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 philein,即‘热爱’的特征”。^①

海德格尔认为,这里的“智慧”可以理解为指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在存在中得到集合,存在把一切存在者“聚集”起来,成为整体。通常,没有人需要为存在者归属于存在这类事操心,可是希腊人却对此惊讶不已,认为人们需要有一种与万物聚合而为整体、和谐一致的意识。所以,希腊人说的“智慧”颇有点类似于中国哲学术语的“万物一体”,“爱智慧”则大约相当于“天人合一”。这就是“爱智慧”在早期希腊思想家那里的本来含义,也是西方哲学史上对什么是哲学的最早回答,不过,那时还没有用“哲学”这个名称。

到了智者派时代,智者们在市场上论辩时,总是对所有的东西作说明和解释,逐渐地,理智性、概念性的东西就成了智者们的追求目标。这也就意味着把人和概念(事物)看成彼此外在的两个不同东西了,这显然背离了“爱智慧”所含有的本来意思,即人与万物、与存在彼此协调、和谐一致。因此,遭到那些对“智慧”感到惊讶的希腊人的反对,他们便起来拯救这种“智慧”。进行这类拯救活动的希腊人,一方面成了追求“智慧”的人,另一方面也同时唤醒了其他人对“智慧”的思慕、追求。于是,上面讲的对“智慧”的爱即协调、和谐,变成了对“智慧”的思慕、追求。“由于热爱不再是一种与 sophon(智慧)的原始的协调,而是一种对 sophon 的特别的欲求,所以,热爱 sophon 就

^① 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见《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版,第 595 页。

成了‘philosophia’。”^①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从热爱“智慧”到追求“智慧”,就是从“思想”转变为“哲学”。与此相应,热爱“智慧”的人称为思想家,追求“智慧”的人就叫做哲学家。这样的转变,首先是由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完成的。这师徒俩不断地追问这类问题:什么是美?什么是善?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概括,说:哲学所追问的问题是存在者是什么?当这样问时,实际上是问存在者的根据是什么。柏拉图认为是“相”,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形式”。例如,说某物是正四方形的,其根据就在于它符合正四方形的“相”、形式:有四条等长的边,有四个都是 90 度的角。相和形式就是一种普遍性、普遍知识。这样,赫拉克利特时代所热爱的那种“智慧”,这时候成了被追求的存在者的根据,成了一种普遍知识。知识是有高低深浅之分的。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看作是关于第一原理和原因的抽象认识。

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这个界定,成了西方哲学史几千年来所说的哲学的主要和传统含义。这种含义的根本特点在于:把存在事物与现实关系抽象化为一系列的概念,如物质、精神、存在、思维、个别、一般、现象、本质、必然、自由、肯定、否定、质和量、一和多等等,并且将它们当作独立于人之外的东西进行追问。由于这类追问,又产生了“人与世界”、“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等等的对立分离。仿佛哲学的天性就是与这些抽象的概念打交道,抽象概念的王国成了哲学的栖居之所,认识和把握抽象概念,也仿佛成了人们研究哲学的目的和任务;更有少数哲学研究者和他们的理论,似乎越远离生活,就越显现它的深刻。结果,“哲学”被抛入了玄思晦涩、抽象乏味的云雾之中,让人敬而远之,对人失落其意义。

^① 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见《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版,第 596 页。

2. 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

上述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又叫做形而上学。从 17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到 19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那里，这种形而上学发展迅速，建构的体系越来越庞大，探讨的内容越来越精致。由于这些哲学充分肯定主体的认识能力和作用，特别强调人的理性，所以又被称为理性主义哲学，这个时代也就叫做理性的时代。

理性主义哲学从正在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中获得自身所需要的材料与论据，反过来又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它着重探讨人作为认识主体，是如何认识对象，对象又是如何在主体中显现出来的。这样，也就比较自觉地把主体与客体区分开来，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突出了出来。同古代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宗教哲学相比，理性主义哲学无论在推动哲学理论的发展还是在促进科学与社会进步中，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但是，这种哲学表现出来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是过分强调了理性的作用，使理性成了评判事物的标准、审查一切的法庭。二是根据这样的理性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被看作能够解释和涵括所有科学与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问题，丰富多彩的现实被抽象为干瘪的逻辑联系，难以分割的整体被梳理成清晰的主次关系，哲学理论的内容进一步抽象了，所使用的语言也更加思辨了；三是强调主体认识能力对客体的作用，其前提是心灵和物体、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与分离，理性主义哲学因固执于这样的对立与分离而陷入了二元论。人自身的智、情、意也被无情地分割开来，成了互不联系甚至惟一为理智所支配的状态。片面地、孤立地看待人和事物，忽视世界的整体性及其联系、运动和发展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成为它的重要特征。四是理性因此成为主体的根本能力和象征，人的代名词，成为只充当理性符号的、没有情感的机器。英国的机械唯物主义者霍布斯就是这样将人的理智片面化和极端化，而使人变成一架机器，使唯物主义变

得“毫无血肉”。马克思曾对此作过生动而深刻的揭露。他说：“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①

这不是意味着，肯定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的理性主义哲学，在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衰亡吗？

事情果真如此。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界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便对这种传统形而上学发起了挑战和批评。叔本华、尼采举起意志主义的旗帜；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要使哲学返回到人类生活；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分析主义哲学家用语言意义与逻辑句法的分析取代传统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的现象学运动则要求哲学转向人的生存体验和生活世界；狄尔泰、伽达默尔等诠释学家又将哲学看作是对文本意义的解释；福柯、德里达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更是着力于对传统哲学进行解构和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真可谓遭遇四处狼烟、连天烽火，开始被现代哲学超越和扬弃了。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和扬弃表现在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 对哲学意义和功能的再探索。

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纷呈，思潮繁多。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有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科学哲学等等大大小小数十种流派和思潮。20 世纪 80 年代后又有所谓的“后现代哲学”。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演变恰像一个流动着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 163～164 页。

上表演的人们所做的却是一种真正的哲学思考：反对传统哲学家们建立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企图，否定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反对传统的“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解；适应各门特殊科学形成和发展的现实，重新研究哲学的功能和意义，探索哲学与特殊科学的关系。

(2) 哲学研究重点的转向。

上面曾经指出过，西方近代哲学虽然从强调理性力量、提倡人文精神开始，但由于将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分离对立起来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结果，把人对象化，把人的丰富多样的意识内容片面归结为抽象的理性、精神，使人成了哲学体系发展中的某个环节或片断，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现代西方哲学呼吁哲学向人回归，把人看作整个哲学的核心，坚持人的自我意识是哲学的对象，或者以人的语言为哲学的主要内容，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并主张通过内心体验或现象学的直观方法，来理解、把握这种价值和意义。这就把哲学的重点转向了研究人自身、人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3) 实现了思维范式的转型。

我们知道，17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在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一是存在论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它们以物质或意识为世界本原；二是认识论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二者则从思维的内容或形式方面来确定认识的可靠性。尽管在思想体系和理论观点，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持这两种立场和态度的哲学家存在许多差异，但他们表现了一种共同的思维特征，就是主张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彼此独立与分离。由于这种思维特征，哲学的课题是在肯定这类分离的前提下，用人的主体能力去把握存在和客观世界，建构形而上学体系；哲学的视域是探究和建立主体与它之外的对象的认识关系。这就是近代西方传统哲学的思维范式。批判和超越这种思维范式，进而克服由它所决定的近代哲学传统，正是西方哲学继续发展所面临的基本课题。

现代西方哲学这种思维范式的转型，主要表现在：它们不再局限于一般的唯物唯心、可知不可知之争，而是力图回避或超越这种争

论；也不再集中于论证（超经验的）本体世界的存在，而是把客观世界的存在作为哲学研究不证自明的前提，将重点转向人及与人相关联的对象世界，认为只有与人相关联的世界对人来说才是有意义、有价值因而才是现实的；没有与人发生关联的自然界，对人来说则是非现实的对象，实际上是无意义的、虚无的。这表明，现代西方哲学的课题和视域已从追求终极意义的存在，转向注重于和人相关联的客观世界，关切人类自身生存的客观基础、人的现实生活了。这一思维范式上的重大转型，为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推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新的视野，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一点，半个多世纪以来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批判和否定了近代传统哲学，却走向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虽然它们也像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对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的超越，但二者是完全对立的。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哲学教学与研究者和哲学教科书习惯于这样的观点，这其实还是停留于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上。如果我们把握了现代西方哲学在超越近代哲学过程中实现了思维范式的转型这一点，就可以理解现代西方哲学中许多似乎令人困惑的问题，理解它们的理论目标和哲学史意义，也可以看到，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某种程度的可容性和一致性，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实现适当的对话。

3. 哲学的现代理解

随着上述的批判和超越，“哲学”的含义也随之从传统转向现代。

现代哲学的舞台广阔而开放，关于“哲学”的含义也可谓精彩纷呈。现择其主要者介绍如下。

其一，哲学是关于最普遍规律的学说。

这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普遍接受的哲学观，它认为各门专门科学所研究的是世界各领域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是研究整个世界的联系、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普遍规律论”的哲学观反映了人类寻求最高原因、获取普遍知识的欲望，表达了人类力图用某种统一性来